



《红楼梦》有三重世界：一是诗的世界；二是现实的世界；三是哲学的世界。三者相互依存，缺一不可。忽视其中任何一重世界的存在，对《红楼梦》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判就会大打折扣，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与阐释就将残缺不全，甚至走向谬误。“三重世界”的批评模式体现了中国古代“文、史、哲”不分家的传统，具有一定普遍意义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有学者曾经提出过《红楼梦》的“两个世界”说，认为《红楼梦》有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，这两个世界，分别叫它们作“乌托邦的世界”和“现实的世界”。这两个世界，落实到《红楼梦》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。这个主张主要是针对索隐派“旧红学”和考据派“新红学”的积弊而发。不论索隐派苦苦追寻的“家国历史”之谜，还是考据派的“自叙传”说，都有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、生活真实混淆之嫌。《红楼梦》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，红学研究的重心应当从史学转向文学。“两个世界”说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发聩的效果，被视为一次“红学革命”。

转眼间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。在跳出史学研究的怪圈之后，红学的园地百花齐放，一派繁荣景象。不过，《红楼梦》的文学研究之途依然任重而道远。《红楼梦》仿佛一座巨大的艺术迷宫，世人对它的理解见仁见智，众说纷纭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言，一部《红楼梦》，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廷秘史”。如何更加完整、准确地把握《红楼梦》的文学世界？“两个世界”说只能将红学拉回到文学研究的道路上，却无法解决这一根本问题。

《红楼梦》的“两个世界”说，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，有待修正和补充。将大观园的世界称为“乌托邦的世界”或者“理想世界”，用它来代替曹雪芹“十年辛苦”构建起来的《红楼梦》的整体文学世界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立。这样的观点主要关注的是《红楼梦》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以及对“理想世界”的赞美，而忽视了《红楼梦》中同样包含着对大观园这个所谓“理想世界”的反思，以及对现实人生的爱恨。所谓的“理想世界”其实并不完美，而现实世界也并非一无是处。“理想的世界”与“现实的世界”之间，更不应该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，两者其实是矛盾的统一体，存在着互补与转化的可能性。另外，两个世界的观点在论及“现实的世界”时，既指向真实的人生，也涉及文学的创造，并没有将两者很好地地区分开来。

“三重世界”说在内容和性质方面，与“两个世界”说有明显区别。“三重世界”说中，“诗的世界”主要指大观园之内的世界，它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完美，但是在少年贾宝玉看来，它处处充满了诗意。其实，在大观园内，也存在着钩心斗角的政治斗争，只是少年贾宝玉不谙世事，不太留意罢了。因此，“诗的世界”的存在，不仅与环境有关，还与叙事视角有关。

■郭皓政(海南)

《红楼梦》的三重世界

《红楼梦》有时候是透过贾宝玉的眼光看世界的。贾宝玉的诗人气质，决定了他眼中的大观园散发着浓郁的诗的气息。

“现实的世界”主要指大观园之外的世界，或者说是少年贾宝玉生活视野之外的世界。伴随着贾宝玉的成长，大观园的诗色彩逐渐消退。贾宝玉不可能永远地生活在大观园内，他总有一天要长大，要走出大观园，去直面更加现实的人生。贾宝玉被宝钗戏称为“富贵闲人”，他喜欢过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，然而，正如《好了歌》所言，有好就有有了，有盛就有衰。生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“诗意的世界”与“现实的世界”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、互不搭界的关系。“哲学的世界”在它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。《红楼梦》中，哲学的世界并非抽象的存在，而是通过神话、太虚幻境、一僧一道等艺术形象具体呈现出来的。有学者认为“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”，这是没有认清两者之间的区别，将它们都归入了“理想的境界”。事实上，以太虚幻境、警幻仙境等为代表的哲学世界高高在上，统摄着大观园之内与大观园之外的世界，是比大观园更高层次的存在。

《红楼梦》的“三重世界”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渗透、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从贾宝玉的视角看，“诗意的世界”是生活光鲜亮丽的表象，它的光彩，掩盖了鲜血淋漓、残酷冷峻的“现实的世界”。“哲学的世界”则高高在上，以超越的姿态审视着日常生活。它们共同构成了《红楼梦》血肉饱满、鲜活灵透的艺术世界。

对“诗意的世界”的精彩刻画，是《红楼梦》最具艺术魅力之处。少男少女，情窦初开，花前月下，吟诗作赋，这一类文字极易引发普通读者的共鸣，但却为索隐派和考据派的红学家们所轻视。他们认为，《红楼梦》的诗意美，属于文学鉴赏的范畴，不具备学术研究价值。因此，红学研究的重心不在于此。

《红楼梦》对“现实的世界”的描绘相对隐晦，不如《金瓶梅》那么露骨，而这方面也正是索隐派和考据派的红学家们最感兴趣的地方，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，也极为庞杂，有待清理。

就《红楼梦》哲学世界的研究而言，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初，就有王国维等学者涉足其间，但整体而言，成果有限。在《红楼梦》的三重世界中，这是研究成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，也是未来红学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。红学研究要想取得突破，关键是要打破史研究自我封闭的怪圈，将哲学研究引入其间。正如庄子的文章既是优美的散文，又是深奥的哲学著作一样，《红楼梦》不仅具备文学研究的价值，也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

《红楼梦》吸收了中国传统儒、释、道思想的精华，从入世、出世两方面对人生进行了深入思考。小说中经常出现一僧一道的形象，且一僧一道总是结伴而行，可见作者的目的不是为了片面地宣扬某一种宗教，而是另有深意。虚构出来的神话故事、“太虚幻境”、“警幻仙境”等，则提醒读者透过生活的表象，认清生活的本质。

我们不妨借用老子的思想进一步加深对《红楼梦》哲学世界的认识。老子云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“道”是抽象的规律，“一”是具体而完整的事物，“二”指事物矛盾的两极，“三”指两极之间的一个任意点。由于“三”是任意的，所以它能够代表事物的千变万化。《红楼梦》中，“诗意”和“现实”分别代表了人生的两极形态，书中的每一个人物，都游移于诗与现实、出世与入世之间，走着不同的生活道路。可见，片面地强调“诗意的世界”或者“现实的世界”，并不能涵盖作者思想的全部。如何在“诗意”和“现实”之间，探寻一条恰当的人生道路，这才是《红楼梦》人生哲学的关键所在。

文、史、哲不分家，是中国人文传统的一大特色。《红楼梦》之所以伟大，正是文、史、哲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就《红楼梦》的“三重世界”而言，“诗意的世界”最具“文”的色彩，“现实的世界”则比较接近于“史”。不论是“文”的欣赏也罢，对“史”的批判也罢，都不应忽视《红楼梦》中还有一个哲学世界的存在。我们应当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诗与现实之间的关系，不能“执其一端，不顾其余”。在《红楼梦》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当中，“哲学的世界”绝不是可有可无的。欣赏《红楼梦》，如果只是停留在文、史层面，最终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思考人生，则



无异于买椟还珠。

其实，不仅《红楼梦》是如此，一切堪称“伟大”的文学作品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如何将传统的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化传播的新形态相结合，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精品，是当前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。

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与感召下，影视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。以编剧高满堂为代表的《老农民》等电视剧作品，充分彰显了山东的地域文化特色，形成国产电视剧产业中的“山东现象”；以编剧王丽萍为代表的一批上海电视剧创作者，基于上海文化创作了诸多生活类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，形成国产电视剧产业中的“上海现象”；以作家陈忠实等为代表的西安文艺工作者，创作了《白鹿原》《大秦帝国》《大明宫》等极具陕味风情的影视作品，形成国产电视剧产业中的“西安现象”。

近年来，“安徽现象”的强势崛起，让人们再次深刻感受到地域文化是影视创作的富矿。在影视创作借力徽文化的过程中，借力徽文化中的典型人物、典型故事及主要景点成为主要形式。从20世纪80年代掀起徽文化热潮以来，《胡雪岩》《徽商》《大清徽商》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以及《徽娘宛心》《大祠堂》《徽州女人》《新安家族》等电视剧都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徽文化的内涵，讲述了地域文化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。从徽州商人到徽州女人，从徽州建筑到文房四宝……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。

安徽自然风貌也是影视创作借力的重要因素。战争题材的《小花》、伦理题材的《贞女》分别取景黄山和歙县古城，《菊豆》取景于黟县南屏，武侠片《卧虎藏龙》取景于黟县宏村；励志题材长篇电视剧《国球》、电影《邓小平登黄山》在黄山取景拍摄，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《徽州魂》也在黄山拍摄。可以说，徽州大地中的青山绿水、奇峰怪石、祠堂牌坊以及粉墙黛瓦都是影视创作挖掘的重点，地理自然风光为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实景场地，也为安徽文化品牌的塑造提供了地域资源。

影视创作借力徽文化进行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徽文化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是影视创作取之不尽的丰富源泉。与此同时，安徽地域文化也凭借着影视创作的文艺精品让更多受众熟知。现代生活剧中，安徽也在打造其独特的品牌，以助力“安徽制造”影视作品走出国门，向世界讲述安徽故事。作为安徽重点影视剧项目之一的电视连续剧《大好时光》，2015年在美国中文电视台晚间黄金档播出，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，这标志着中国优质电视剧受到国际关注。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资定制作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《生活启示录》，2017年在蒙古播出时，非常火爆，剧中的主演闫妮、胡歌等，已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明星。

在多元化打造安徽文化品牌的过程中，高品质的文艺精品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，而在网络社会和用户时代互相交织的文化话语体系下，传播载体更需要合适的传播平台。因为平台是作品传播的基础，更是作品推广的渠道。在安徽地域文化的广泛传播中，打造具有品牌效应和综合实力的传播平台，是推动和弘扬安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环节。

每年元旦，安徽卫视连续多年举办的《国剧盛典》已经逐渐树立了中国电视剧行业评选的新标杆。《国剧盛典》将优秀的电视剧作汇聚一堂，将一年内的国产电视剧进行分类盘点与推介，既有权威性，又具导向性，在引领国产电视剧提升创作水平、打造文化品牌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《国剧盛典》兼具艺术性和专业性，能够让更多优秀电视剧作品呈现在受众面前，对市场走向起到了很好的带动效应，也为文化市场的发展塑造了很好的传播平台，不仅让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得到彰显，也让其文化底蕴得到弘扬。

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好的载体和内容，而故事可以说是最具活力的文化传承方式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，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创作富矿，是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一个有力举措。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，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，向世界展现一个新时代蓬勃发展的中国形象的有效方式。

第13届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征稿启事

为繁荣文艺创作，培养发掘文艺人才，《作家报》已成功举办12届“作家报杯”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。先后得到了中共山东昌乐县委、千榕家纺集团、北京青青顶景区、北京世华圆、山东长星集团、浙江中南百草原集团、河南青天河风景名胜区、山东青州九龙峪生态旅游度假区、平遥古城、江西南昌蒋巷等的大力支持。应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、爱好者的要求，决定即日起启动第13届“作家报杯”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征集活动。具体事宜如下：

一、大奖赛由《作家报》及其理事单位筹集活动资金，由全国知名作家、艺术家、评论家、编辑家等组成评委会。

二、大奖赛分文学类、艺术类。文学类设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等；艺术类设特等奖、金奖、银奖、铜奖、优秀奖等，并设组织奖等。均颁发奖杯（章、牌）、奖品、证书。

三、来稿体裁为：文学类（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散文诗、评论、报告文学、剧本，5000字、100行以内）；艺术类（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篆刻，1至3件）。均应为从未发表过的作品，艺术作品应为原件。学生作文、长篇作品及专集专著（含已正式出版者）另外开设奖项。

四、来稿请一定注明“第13届作家报杯”字样，并写明作者固定通讯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电子邮箱、简介（附一张生活近照）。本报将陆续辟出专版并出版大赛特刊择优刊发（拟占此专版者可享特惠）；1万字以上参赛作品可收入丛书合集或专集出版。

五、免收参赛费。每件只收取通联费及大赛专刊费50元（港币80元）。参赛作品一律不退。

六、即日起到2018年3月底为征稿时间；凡受邀者，截稿时间延至2018年4月底（均以邮戳及信箱时间为准）。本次活动4月中旬揭晓，5月中旬举行颁奖典礼，届时另行专函通知。

欢迎各届有识之士参与加盟、赞助支持大奖赛活动。独家赞助单位享有大赛冠名权。

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瑞都国际（北区）

2-0606室

邮编：101121

垂询电话：010-61507559

18510072519

收稿（款）人：作家报社

房荣丽

专投信箱（E-mail）：

zjbs1966@163.comcom

■王彦

真实的奋斗， 是影视创作最佳脚本

不到一个月时间，中国电视剧界至少引发了三次头脑风暴，上海的电视剧品质盛典、北京的电视剧春推会，以及刚在浙江宁波举行的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暨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议。短期内同行们密集碰撞，揭开了现阶段创作的脉象：如果说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是永恒的主题，那么聚焦当代中国的新现实题材则是火热时代、火热生活发出的任务书。

已颁布的飞天奖包括六部现实主义剧作，《鸡毛飞上天》《深海利剑》《刑警队长》《欢乐颂》《安居》《小别离》。而待播或正在播出的作品，也有一批现实题材切中了时代脉搏。《最美的青春》底色是塞罕坝的绿野奇迹；《大江大河》是改革开放40年的挺进史记；《南方有乔木》和《风暴舞》剥开都市外衣，内核有着无人机和信息安全领域的新业态；《海洋之城》《十年三月三十日》等不约而同定位于大众创业的心灵史。

中国电视剧自诞生以来，始终是中国百姓最亲近的“客厅文化”。电视剧如何把握时代脉搏，如何容纳不同时期的社会风情画卷，如何聆听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——创作备忘录里写下了如是箴言：真实的奋斗是影视创作的最佳脚本。

参透一路前行的密码， 更能理解当下的自信

一部观察改革开放如何推动了时代巨轮，一部回望塞罕坝的青山绿水如何绘就，《大江大河》与《最美的青春》都是从几十年的中国大地上萃取的时代回响。

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《大江大河》正在拍摄中。“过往的几十年，沉淀着火热的生命体验，它们沿着时间线传承和发展，塑造了今时今日中国的面貌。”该剧制片人侯鸿亮谈到宏大叙事的意义，“参透一路前行的密码，更能理解当下的自信。”翻看小说原作，文本里记录了几种经济制度的沿革，也记取了三名年轻人的人生轨迹。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是时代步履，个人奋斗则是梦想的注脚。个体的命运周折与时代的波澜壮阔在剧中交汇，正如40年间一条条各自奋进的小溪流，在改革浪潮中百川归于海。

《最美的青春》将镜头转向远离祖国海岸线的西部腹地，剧名即剧透。观众都知今日的塞罕坝春风花草香，感恩今日的中华腾飞于世界。但没有一种飞行不需克服重力，坝上几代人的艰苦卓绝、梦想年华，才是托起腾飞的伟力，才是织就青绿图景的一针一线。这个绿色地标的背后，内涵太过丰富：一段续续拼搏的记忆，集体和个体的理想汇流，一弘祖国山川大地湿润出的晶莹热泪。为这段当代奋斗史留下更丰满而动人的乐章，无疑是影视人回馈时代的一种自觉。“我们深入了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高原开荒，深深理解也深深感动于塞罕坝精神，心头自然涌出一股热流。”监制郭靖宇说，真实，自有其无可比拟的魅力，只要创作者能够抓住它。

事实上，刚摘下飞天奖优秀编剧和优秀电视剧奖的《鸡毛飞上天》已作出成功示范。主人公陈江河的奋斗史之所以引发了共鸣和感喟，全因这部义乌小商贩的“改革开放回忆录”，不是浪漫的回望，而是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拼搏实录。

中国电视剧发展史， 本就是中国百姓生活的斑斓长卷

有业界人士为新时代现实题材成为“爆款”点出三要素：展现创业的豪情，触到人性的深度，勾勒社会变迁的深厚底蕴。

所以，当柠萌影业出品的《南方有乔木》播出，观众从无人机由此及彼，对我们引以为傲的“中国智造”投去了更多目光。当探究信息安全的《风暴舞》已被慈文列入该公司2018年的重点片单，观众期盼，剧中所展现的科技精神，能与真实的“强起来”热烈对接。当上海广播电视台把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变迁的《一号文件》、聚焦上海城市变化发展的《两个人的上海》、讲述两岸中国航天人的《中国制造》依次排上拍摄日程，观众希望看到的，是我们脚下走过的日子与时代步履，一次次重叠；看到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，能在荧屏上有所投射。

正如往昔的作品留下过父辈的青春。他们在《渴望》里寻求“好人一生平安”的祝福；在《浦江叙事》《公关小姐》等剧中捕捉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清风；又在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里看见自己在平凡生活中的上下求索。

正如近年来的作品随时代而兴。《情满四合院》不仅有何雨柱手上的铝皮饭盒升级为私营大饭店的创业序曲，还刻录下众筹养老院的新兴探索；《欢乐颂》既是当代女性群像的谱写，其背景里还融入了因高铁而缩短回家路的片段；《亲爱的她们》关注中老年人，而跟随阿姨妈妈们的出行，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现身荧屏；《外科风云》的绝对主角是仁心仁术，不容错过的还有通过手机实现的远程医疗。社会光谱不断丰富着、绚烂着，作为生活镜像、时代标识，电视剧也承担着容纳社会记忆的不变使命。

积跬步，方可致千里。来时路上深深浅浅每个脚印，都值得留在当代荧屏的叙事里，汇成中国百姓生活的斑斓长卷。

蒋肖斌

中国诗词大会新亮点： 诗意图无关职业

从来不晚

诗意图无关职业

从来不晚

从来不晚